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八百四十九至五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周丕

冊府元龜卷八百四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諫諍　謀畫

諫諍

傳曰父有諍子又曰父母有過怡氣柔聲以諫故為人子者不患失愛於父母而患得罪於鄉黨其有天資篤孝精誠淵邃視養晨夕竭力左右靡量責善之道慮陷

不義之名乘間獻規佳言灼著至乃物禁僭盛事屬嫌疑當艱危之秋陳成敗之説激發純款繼之涕泣期於感寤以消禍舋亦有篤猶子之親敦致美之譽我見舅氏志在亢宗咸啟徳言用規過舉斯皆曩哲之茂軌良可述焉

田文齊威王之孫父曰薛公嬰文乘間問其父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

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惟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

漢袁盎為吳相辭行盎兄子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

多姦令絲刻治稱叔父字曰絲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無何言更無餘事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

王宇莽之子也平帝時莽擅權拜帝母衛氏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内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宇非莽隔絶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

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

後漢吳祐字季英陳留人父恢為海南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舊多珍恠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貴所望此書若成即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奇之乃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祐終河間相

鄭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後以議郎卒於家

魏曹羲兄爽輔政驕恣羲深以為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已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愈不納涕泣而起羲為中領軍

毋丘儉子甸字子邦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曰

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
儉然之甸為治書侍御史

王廣父淩督揚州外甥令狐愚又為兖州刺史時司馬
宣王殺曹爽淩愚謀以帝幼制於强臣不堪為主楚王
彪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淩使舍人勞精詣雒陽
語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
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
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髙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

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已修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為患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忘也淩不從晉楊濟為太子太傅駿之弟也初駿為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諸甥李斌數諫止之駿遂疎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乃得免耳

司馬宣王名懿

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徼還共崇至公便立大平無為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人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為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聞之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疎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馮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

庾龢字季好亮之子也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龢年十五以書諫曰承進及襄陽耀威荆楚且田且戍

漸臨河雒使向化之氓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
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克樂生守
齊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醜
類有徒而沔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之
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泝流之難征夫勤報有勞來之歎
昔窮寇慮逼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廩糧有
抄截之患遠畧乏率然之勢進退維谷不見其可此明
闇所共見賢愚所共同況於臨事者乎願迴師反旆詳

擇全勝修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函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汎舟北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顧相思遠猷筭其可者翼甚奇之觧官終中領軍

王坦之散騎常侍述之子也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坦之諫以為政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美事耳坦之後為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

何無忌隨舅劉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甚切牢之不從無忌終鎮南將軍

前秦苻融堅之季弟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甞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未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絶如綖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通大運劉禪何非漢之遺祚然終為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柰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

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
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萇
皆無我之讐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
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茍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
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
又云苻堅引羣臣會議伐晉多言不可臣出後獨留苻
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羣言紛紛
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
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
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
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

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杖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為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為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徒勞大舉必無功而反也融為太子太傅領宗正録尚書事

苻詵堅之少子將議伐晉苻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詵有寵於堅又諫曰臣聞季梁在隋楚人憚之宫奇在虞晉不闚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

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為戮也

後秦姚邕興之弟也興拜赫連勃勃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嘗叅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勲舊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為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於鎮南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為伐偵

侯邕固諫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抗氣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為去就寵之踰分終為邊害興乃止

宋謝瞻字宣遠晦次弟也與從弟靈運俱有盛名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是自彭城還都迎門輻輳時瞻在家驚駭以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為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

衡邀競無巳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閭勲名佐世不得為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時之冠方之公閭充字公閭本自遼絶瞻斂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瞻後為豫章太守

范泰字伯倫泰外弟怏為荆州刺史怏請泰為天門太守怏嗜酒醉輙累旬及醒則儼然端重泰謂怏曰酒雖養性亦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常有欲以相見當卿沉酒

暦言莫縣及今之遇又無暇陳說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泰為侍中左光禄大夫國子祭酒

王惠凡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為其標奇如此惠為吏部尚書

陳蕭密為黄門郎族父引為建康令時殿内隊主吴璡及宫官李善慶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密諫

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小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其後吳璡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

後魏李璞為左將軍兄訢為太倉尚書用范標計千里之外戶别轉運使為困弊璞謂訢曰范標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讒慝貪用姦佞不早絶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之事皆以告標後竟坐標

誅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

劉景安為司空諮議時舅崔亮為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彛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為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滯者皆稱其能景安以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

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正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失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循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為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衰老而居常難之任嘗思昇賢舉直以報名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為貽厥之累昨為此格有繇

而然令已為汝所恠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為汝論之吾曩者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才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矣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鑒鏡人物何異以管闚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

解書計惟可擴弩前驅指縱捕嗌而已忽令垂組来漸求其烹鮮文效未嘗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繇可不怨哉吾近面報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禄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産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来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

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

盧玄字子真司徒崔浩之外生浩每與玄言輙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勸之曰夫𣪠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者詎幾人也宜其三思浩當時雖無異言竟不納浩頗敗亦緣此玄終寧朔將軍兼散騎常侍

唐于方者頔子也頔為襄陽節度使屢諷其父歸朝因

此入覲方終和王傅

史孝章父憲誠為魏博節度使多違朝旨孝章嘗雪涕諫其父備陳順逆之理故憲誠終不為叛臣滄景拒命憲誠俾孝章以偏師討賊及滄景平孝章遂請赴闕文宗慰勞尤甚憲誠因亦懇求朝覲遂除河中節度時人以憲誠有諍子也孝章終邠寧節度使

蕭廩登進士及第從父倣至番禺多美穀公暇出俸買牋管遣吏抄補家書之闕者廩諫曰大人罝書他日歸

國慮為風雨所損必貯於匱笥人或見譏何以自雪此亦清而不慎也傚遂止之廩終京兆尹

漢史德玧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弘肇之子也粗讀書親儒者嘗不悦父之所為貢院嘗錄一學科於省門呼譟蘇逢吉令送侍衛司請痛笞刺面德玧聞之白父曰書生無禮有府縣御史臺非軍務治也父卿如此蓋郤彰大人之過也弘肇大然之破械放之德玧為忠州刺史

謀畫

傳曰咨事為謀又曰好謀而成自大道之隱變詐交勝其或乗世難之方搆屬天保之未定鬬智為上得士者昌由是挾術之客因時而奮揣摩當世之務講求致當之理發於議論成乎策畫用能解紛排患以定乎反側取威決勝以樹乎勲庸至於建安邦之永圖述固本之明畧陳御衆之要道叙宅中之便勢盖其幾深之慮宏遠之議足以開物而致用謀事而解過者焉

漢酈食其秦末為陳留高陽里監門高祖初為沛公徇地過陳留至高陽傳舍食其入謁昌言六國從衡時從音子容切衡横也沛公喜賜食其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瓦合謂如破瓦聚瓦之粗合雖不齊合而同也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素與其縣令相知令請使令下足下下降也令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内應於是遣食其沛公引兵隨之遂下

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及高祖為漢王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退保于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救越反梁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雒以拒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適讀曰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即所謂謫戍此乃

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便不圖進取是為兵畧自奪便利也郤切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内摇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紅讀曰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於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敖庾即敖倉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飛狐之口飛狐在代郡西南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以地形而制勝也則天下知所歸矣沛公從其畫復守敖倉

張良字子房為沛公廐將秦二世三年六月沛公列兵

過宛西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平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遂降之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進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

南遂至藍田又戰秦兵大敗及項羽封沛公為漢王良從王之國因說漢王燒絶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後漢王還定三秦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乃從漢王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與人令共立功共破楚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

王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屬委也音之欲切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隋何説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特獨也使將專任之也因舉燕代趙齊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若復立六國後

畢已授印此君臣百姓皆必戴陛下衆莫不嚮風慕義願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袵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以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矣武

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以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式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商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牧馬於華山之陽以示

無所用令陛下能牧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於桃林以示不復輸糧令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日夜望咫尺之地今謂何乃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其王皆復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爭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惟無彊六國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計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

豎儒幾敗乃公事命趣銷印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
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
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良
曰諸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
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
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
城以與彭越各使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告韓
信彭越曰并力擊楚已破自陳而東傅海與齊王睢陽

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於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高祖已定天下封良為留侯十年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諍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刼留侯曰君嘗為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卧留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愛幼欲易太

子骨月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强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即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即必異問之上知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呂澤所

高祖竟不易太子者本良招此四人之力也嘗從帝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何時良勸未為相國高祖立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從十容切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著之謂書於史

董公為新城三老二年漢王至雒陽新城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為言音無為之為布告天下項羽殺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項羽為無道故殺其君主殺讀曰弒天下之賊

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以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也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袒露臂衣之袖也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轅生謂諸生也

三年漢王自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乃說漢王曰漢興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嘗困願君出武關項王乃引兵南走走亦謂趨也音奏次後亦同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

息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連燕齊后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葉縣名古葉公之國宛縣葉縣之間也）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東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

婁敬齊人五年高祖平項籍都雒陽敬從隴西過雒陽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虞

將軍入言帝帝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帝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戎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濵来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輔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為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理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

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衆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號泣之聲未絶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

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而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都長安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吭而拊其背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之人多勸帝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倍河鄉伊雒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以亡不如都周留侯張子房曰雒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隘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守

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其後雖有彭越陳豨盧綰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吴楚之難關中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為害者由守關中之固也

田肯高紀不書何許人亦無官爵高祖六年既都秦中肯謂帝曰夫齊東有瑯琊即墨之饒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之固西

有濁河之限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地方二千里與天下懸隔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王齊者帝曰善賜金五百斤立子肥為齊王

薛公故楚令尹為汝陰侯滕公客滕公夏侯嬰也高祖十五年淮南王黥布反召諸侯問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阬豎子耳何能為滕公以問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疏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

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往與前年同耳年文相避也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帝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帝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帝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

之險勝負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重輜重也）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帝曰是計將安出（是者謂布也）薛公曰出下計帝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累者也故出下計帝曰善封薛公千戶布果如薛公所揣

魏田疇字子泰漢末率宗族入徐無山中疇嘗忿烏丸昔多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

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民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君義五至不屈君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修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雨水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嘗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

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崗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絶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擒也太祖曰善乃引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崗登白狼堆去柳

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為居難率衆逃遁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志心許而不奪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成棄國夏侯不奪將欲簡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吳羊衜史不言其官　漢末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大帝欲戮其使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損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

之遺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燕不克而我軍遠赴見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還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畧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虐曩事矣大帝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於中原吾所甘心也

宋孔季泰山陰人初厚結於高祖後高祖討孫恩桓玄篡形已著欲於山陰建義討之季泰以為山陰去京邑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釁成惡稔徐

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克高祖然之

後魏張兗初事道武在代時劉顯地廣兵强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兗言於道武曰顯志意高希兾非望意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吳不并越將為後患今因其内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遐邇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遂破走之

李先為博士道武之討姚興於柴壁也問先曰興屯大
渡平據柴壁相為表裏今欲殄之計將安出先對曰臣
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聞姚興欲屯兵大渡利其糧
道及其未到之時遣奇兵先邀大渡柴壁左右嚴設伏
兵備其表裏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又
乏糧夫高者為敵所捷深者為敵所囚兵法所忌而興
居之可不戰而取道武用其計興果敗歸
宇文顯和襲封安吉縣侯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蒙眷

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孝武深納焉

北齊李元忠仕魏為趙郡太守爾朱榮之亂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待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

慨歌闋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爾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曽来未是時高乾邕已見神武因紿曰從叔輩麄何肯来元忠曰雖麄並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来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衡之策深見嘉納

盧叔武孝昭初為太子中庶子問以世事叔武勸討關

西畫地陳兵勢曰衆敵者當任智謀智謀均者當任勢力故强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貧今大齊之比關西强弱不同貧富有異而戎馬不息未能呑并此失於不用强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騎將之法非深謀遠算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閉關不出則取其黄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為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内我兵士相代年别一番

敘食豐饒運送不絶彼來求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即
乗其獘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有艱難與
我相持農作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納之又願
自居平陽城成此謀帝令元文遥與叔武參謀撰平西
策一卷
後周韓褒仕魏為大中大夫屬魏室喪亂褒避地於夏
州時太祖為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嶽為侯
莫陳悦所害諸將遣使迎太祖太祖問以去留之計褒

曰方今王室淩遲海内鼎沸使君天資英武恩結士心賀拔公奄及於難物情危駭雖冠自知庸懦委身而託使君若總兵權據有闗中之地何可疑乎且侯莫陳悦亂常速禍乃不乘勝進取平凉反自逾逃屯營雒水斯乃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不世之勲在斯一舉時難得而易失誠願使君圖之太祖納焉

唐任環隋末為河東縣戶曹義師起環至龍門謁見高祖謂之曰隋氏失馭天下沸騰吾忝以外戚屬當寄重

不可坐觀時變晉陽是用武之地士馬精强今率驍雄以救國難卿將家子深有智謀觀吾此舉將為濟否環曰後主殘酷無道征役不息天下洶洶思聞拯亂天縱神武親舉義師所下城邑秋毫無犯軍令嚴明將士用命關中所在蜂起惟待義兵仗大順從衆欲何憂不濟環在馮翊積年人情諳練願為一介之使銜命入關同州已來必當款伏於梁山船濟直指韓城進逼郃陽分取朝邑且蕭造文吏本無武畧仰懼威靈理當自下孫

華諸賊未有過從必當相率而至然後皷行整衆入據永豐雖未得京城關中故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廼授銀青光禄大夫遣陳演壽史夶領步騎六千趣梁山渡河使環及薛獻為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閫外之事宜與任環籌之孫華白玄度等聞兵且至果競來降并具舟於河師遂利涉環說下韓城縣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禄大夫留守永豐倉

薛大鼎河東人義旗初於龍門謁見高祖因說請勿攻

河東從龍門直渡永豐倉傳檄遠近則足食足兵既總
天府據百二之所斯亦拊背扼喉之計高祖深然之
郭孝恪為宋州刺史太宗令與徐勣經營武牢以東所
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衆来援王世充孝恪
於青城宫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蹙月迫力盡計窮懸
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来助虐糧道阻絶此是天喪
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随機應變則易為尅殄太宗
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於雒陽置酒高會謂諸

將曰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皆出諸人之右也

後唐李守圭明宗天成中以布衣詣匭進時務策七道其一請禁諸侯多置甲兵其二應池場監務請令月納旬申如稍逋懸早議處分禁其積滯免啟倖門其三請令逐處長吏親問刑獄限其遠近大小其四以官場農具去人戶遥遠不便於民請逐縣置一場賣之其五請減五科舉人選限其六以勑命頒下州使不便者多為匿之請行覺察其七請令州縣均其差役有稱旨者尋

命施行

冊府元龜卷八百四十九

冊府元龜卷八百五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錄部

器量　才敏

器量

夫虛明之境葢動作之微機夷曠之懐實性情之懿範誠標凖而無暇因陶冶之所成發於天資難以學致覩其夷險無變寵辱不驚酌之無倪隤然處順或𫎇乎大

難遂濟於成功或扇其高風用敦於雅俗處澄撓而如一匪鑽仰之攸及則如大雅之度不亦遠哉嗟夫硜硜之徒何不相逮之甚也

楚大夫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漢張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反讀曰翻)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適奴(適讀曰讁)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

後漢王丹為太子少傅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慚懼自訟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曰君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如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宋則字元矩為鄢陵令有能名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為美時人亦服焉

劉寛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歷典三郡温仁多恕後為

太尉夫人欲試寛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遂伏之寛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内稱爲長者

魏華歆漢末爲豫章太守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閤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来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别去義士聞之皆歎息而自服也

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爲上賓

許攸漢末爲黄門侍郎董卓之亂攸與何顒圖謀殺董卓事垂就而覺爲卓所收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談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張既初爲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爲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貴顯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

故意不納英繇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

杜畿京兆人漢末為漢中府丞會天下大亂棄官客荆州畿少有大志在荆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刼略衆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為邪賊乃止

蜀費禕字文偉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

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嘗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後至益州刺史開府

吳顧雍自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

晉嵇康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寛簡有大量王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後為中散大夫

王戎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號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後至司徒

陳騫少日為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後至太尉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

裴楷性寛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

玩雖車馬羆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嵗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毁譽其行已任率皆此類也後爲侍中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轉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横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

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

劉昶字公榮為兖州刺史王戎與阮籍飲時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有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

傅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後為秘書丞

庾敳為東海王越軍諮祭酒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
為所搆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閒後以其性儉家富說
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
敳頹然已醉幘墮機上以頭就穿取徐啟云下官家故
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恱因曰不可
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敳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
從事温嶠奏之敳更器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
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郭奕為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奕幢曲蓋鼓吹奕有寡姊隨其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焉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後為建威將軍

王湛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仕至汝南內史

王承字安期湛子也為東海太守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

裴遐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顔色不變復棊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東海王越引為主簿

劉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

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
楊軻學業精微居長安中石季龍嗣偽位備玄纁束帛
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
言命舍之於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
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
輒口授弟子使為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
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肅然不顧又使
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

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輙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嘗卧土床覆以布被祼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輙瞑目不答鋪發輙被露其形大笑之輙神體頹然無驚恐之狀於時咸以為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千户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絶

郭文曠達不仕王導遣人迎之置於西園嘗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於

時坐者咸有鈎深味遠之言文嘗稱不違來語天機鏗宏莫有窺其門者

庾彬者亮之子年數歲雅量過人温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恬如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彬史不載官

王羲之為右軍將軍初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導令就東廂徧觀弟子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

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劉超為中書通事郎出為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

謝安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舟人承言即迴衆人咸服其雅量及為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桓温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帝晏駕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

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

謝萬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為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

稱之弱冠辟司徒椽後至豫州刺史

王獻之嘗與兄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屐獻之神色怡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起家州主簿

阮孚字遥集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正見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着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

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閒暢於是勝負始分乎後為侍中

謝鯤字幼輿惠帝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捨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槀除名於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徒並以鯤初登相府便至黜辱為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

桓石秀為江州刺史嘗從叔文冲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之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詠而已

前秦王猛懐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攸然自得不以屑懐後至丞相司徒

宋羊欣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晉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扇

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

王恵為征虜長史幼而夷簡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恵徐起姿致不異常日

謝弘微從叔峻無後以弘微為嗣安帝義熙初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係豐泰惟受書數千卷國史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叔父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

倿既不屑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後至侍中

劉秀之年十歲許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虵来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後為安北將軍雍州刺史

南齊褚淵父湛之尚宋文帝女南郡公主湛之卒淵悉推與弟澄兩厨寳物在淵所生郭氏間嫡母吳郡王求之郭欲不與淵曰但令淵在何患無物猶不許淵流涕

固請乃從之淵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索轝徐去後至司徒

蕭惠基為黄門郎善隸書及變棊太祖與之情好相得早相器遇桂陽之役惠基姊為休範妃太祖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太祖頓新亭壘以惠基為軍副惠基弟惠郎親為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内了不自疑出為豫章太守還為吏部郎中衰粲劉秉起兵夕太祖以秉惠基妹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言指趣見惠基安

靜不與秉相知縣是益加恩信

張緒清簡寡欲及為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都不以經意

王敬則為吳興太守出行從市過見屠肉枅歎曰吳興昔無此枅是我少時在此作也

張融為封溪令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雒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

謝瀹為吏部尚書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

淪淪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也

王騫太尉儉之子為黄門郎司徒右長史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門户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茍求也

宋吕僧珎南兖州人為本州刺史姊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珎嘗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為恥

羊侃為都官尚書嘗南還至漣口有客張孺才醉於船林

中失火燒七十餘艘金帛不可勝數侃不恚意孺才慚懼逃匿侃慰諭如舊

張率仕至新安太守博奕嗜酒事寛度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吴宅既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

王泰幼敏悟既長通和温雅淡人罕見其喜愠之色官至吏部尚書

劉孺幼聰敏既長美風彩性通和雖家人罕見其喜慍官至吏部尚書

後梁宋如周南陽人有才學容止詳雅以府僚隨宣帝歷黃門散騎嘗有訴事於如周謂為經如作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来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衹言如州官作如周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周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寛雅

梁蕭引方正有器局為西昌侯儀同主簿引以侯景之亂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頠為衡州刺史引往依焉頠後官為廣州病死子紇領其衆引每疑紇有異因事規正繇是情禮漸疎及紇舉兵反時京都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皆惶駭惟引恬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已以行義亦復何憂懼乎後至建康令

後魏甄琛為陽平王衛軍府長史時毋極令崔康為衛

軍府錄事參軍因公事言競之間康以拳擊琛墜於牀下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

高允為尚書散騎常侍中黄門蘇興壽嘗云共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怒色

崔挺為光州刺史北海王祥為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為司馬挺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

崔光為侍中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

謚子昇為正員外郎兼中書舍人莊帝殺爾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内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書子昇顔色不變曰勑榮不視之

北齊王晞為太子太傅時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為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後周趙善性後魏文帝大統三年轉左僕射兼侍中監著作領太子詹事善性謚恭有䂓局雖位居端右而愈

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若有罪責則曰善

性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之量

隋柳機初仕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開皇中並

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曰二

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官至冀州刺史

李士謙初為魏廣平開府參軍後歷周隋不復仕官其

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惶

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遠去

無為吏之所拘性寛厚皆此類也又每以賑施為務至
春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
李參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
德者何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
知何陰德之有
唐王珪貞觀中歷侍中禮部尚書性寛裕不尚苛察其
於官事務舉綱維禁姦枉去甚泰而已於僕妾亦不見
喜怒之容

戴至德高宗朝為僕射與劉仁軌更日受訟詞嘗有老母經省陳詞至德以狀牒省視老母前曰本謂是解事僕射請卻付牒來至德笑而還議之者尤稱其長者焉

蘇良嗣為雍州長史以妻妹犯贓左遷冀州刺史妻妹事釋詣良嗣初無恨色謂之曰牧守遷轉是常不聞所累也

裴行儉為尚書間喜縣公嘗令醫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敕賜馬及新安令史

輒馳馬驟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並委所親招到謂曰

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初平都支遮匐大

獲瓌寶番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徧出歷示有瑪

瑙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絶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

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

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不形顔色

魏元忠爲雒陽令陷周興獄詣市將刑則天以元忠有

討平敬業功特免死配流貴州時承勅者將至市先令

傳呼監刑者遽釋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勅虚實豈可造次徐待宣勅然後起謝觀者咸歎其臨刑而神色不撓

李勉為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署勉名位瘞於其壠或發以告曰為父禳災亦可矜也捨之

王播為殿中歷侍御史貞元末幸臣李實為京兆尹恃恩頗横甞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

實怒後奏播為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趣府詣謝畫府縣之儀

歸登寛博容物嘗使僮飼馬馬蹄之僮怒擊折馬足登知而不責晚年頗好服食有饋金石之藥者且云嘗之矣登服之不疑藥發毒幾死方訊之云未之嘗也他人為之怒登視之無愠色嘗慕陸象先為人議者亦以為近之後卒於工部尚書

劉濟為范陽節度使少異常童居室焚人皆驚救而濟

從容出户衆甚異之

晉姚顗少慤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惟中條山司空圖唐季之名士也深器之以女妻焉顗性仁恕多為僕妾所欺心亦察之而不能面折終身無喜怒不知錢百之為陌音伯黍百之為銖凡家人市貨百物入增其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緜無儋石之儲心不隕穫

顗終户部尚書

桑維翰少時所居嘗有魑魅家人常畏之維翰往往被

竊其衣攝其巾櫛而未嘗改容官至中書令

翟光鄴有器度愼密敦厚出於天然喜愠不形於色仕至樞密副使

鄭仁誨高祖時為樞密使仁誨幼事唐驍將陳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佩劒將剸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惟仁誨端立以俟略無懼色紹光因擲劒於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及紹光典郡仁誨累為右職

周薛仁謙初仕後唐為通事舍人隨莊宗入汴仁謙有舊第為梁朝六宅使李賓所據時賓遠適而仁謙復得其第人且告賓之家屬厚藏金帛在其第內仁謙立命賓親族盡出所藏而後入焉論者美之

才敏

昔人有言曰人所以尚干將鏌邪者貴於立斷也所以尚騏驥者為其立志也若夫五材鍾秀大雅旁達神幾內照符采外發在心為志出言有章故能為時輩之所

推應公家之所用或凴几口占舉筆便就文無加點有同宿構固可謂敏則有功者矣其於抒情藻思競奇角勝刻燭為限如流不竭以自衒鬻者亦何代無其人哉

漢陳遵為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吏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凴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占隱度也占吏隱其辭以授也）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又云遵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

後漢禰衡少有才辯至荆州劉表及荆州士大夫甚賓

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竝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文閒省未周因毀以抵地抵擲也表憮然為駭憮然怪之也衡乃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黄祖子射大會賔客人有獻鸚䳇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娱嘉賔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魏王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無加也著書賦議論垂六十篇官至侍中

徐幹總識洽聞操翰成章為五官將文學

蜀費禕使吳大帝嘗饗禕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諸葛

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官至大將軍

晉阮籍為步兵校尉初文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

為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

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

重

孫惠為東海王越記室專掌文疏復補司空從事中郎

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為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彩

嵇含為郎中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為之讚含援筆為弔文文不加點

陶侃為荊州刺史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

袁宏為大司馬桓温府記室温重其文筆專總書記後為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徳而獨不載桓彛時伏滔先在温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荅温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為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荅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温慮不實乃曰君欲為何辭宏即荅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殞宜城之

節信義為允温法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刄問宏曰家公勲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荅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贊胡奴乃止

宋劉穆之初為高祖太尉主簿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

王曇首為晉瑯琊王大司馬屬從高祖北征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預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曇首兄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户何寄高祖大竒之

南齊張融為封溪令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融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還京師以示鎮軍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註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露此四句後

所足也

謝朓為隋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荆州朓因事求還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牋辭子隆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摇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唈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以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採一介搜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兎園東汎三江西浮七澤契濶戎旃從容燕語長裾日曳後

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篳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惟待清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屨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来横集時荆州信去倚待眺執筆成文無點易

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

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

梁范雲字彦龍少機警有識具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藁時人每疑其宿構後至右僕射

劉之遴南陽涅陽人舉茂才為太學博士任昉見而異之張稷新除尚書僕射托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

庾肩吾善屬文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後至散騎常侍中書令
陳顧野王吳郡人為梁臨賀王府記室參軍丁憂歸本郡俟景之亂郡將袁君正舉兵赴援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嘗立草
趙知禮天水人高祖之討元景仲也引為記室知禮為文贍速每占授下筆便就

沈不害為通直散騎兼尚書左丞不害治經術善屬文雖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撿僕射周弘正嘗稱之曰沈生可謂意合聖人乎

蕭景歷初仕隋為海陽令侯景之亂客遊京口侯景平高祖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綴文不重改曰蒙降札書曲垂引逮伏覩循逾載深欣暢竊以世求名駿行地能致千里時愛奇寶炤車遂有徑寸但雲咸斯奏自轂巴渝杞梓方彫豈盻㮃櫟

仰惟明將軍使君侯節下英才挺茂雄姿秀拔運屬時
艱志排多難旅衡嶽而綏五嶺滌湘源而派九流帶甲
十萬强弩數千誓勤王之師總義夫之力鯨鯢式翦役
不踰時氛霧廓清士無血刃雖漢誅祿產舉朝定賴絳
侯晉討約峻中外一資陶牧比事論功彼奚足算加以
抗威兖服冠蓋通於北門整旆徐方詠歌溢於東道能
使邊亭卧鼓行旅露宿巷不拾遺市無異價洋洋乎功
德政化曠古未儔諒非膚淺所能殫述是以天下之人

向風慕義接踵披衿雜遝而至矣或帝室英賢貴游令望齊楚秀異荆吴岐嶷武夫則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陸拔山嶽水斷虬龍六鈞之弓左右馳射萬人之劍短兵交接攻壘若文鴦焚艦如黄蓋百戰百勝貔貅為羣文人則通儒偉器雕麗暉煥摛掞絢藻子雲不能抗其筆元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嬴軍却復有三河辯客改哀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變反於倏忽治民如子賤踐境有成折獄如仲由片辭從理直言

如毛遂能挫主威御史若相如不辱君命懷仁抱義感
恩徇巳誠斷黄金精貫白日海内雄賢牢籠斯備明將
軍徹鞍下馬推案上食申爵以榮之築館以安之輕財
重氣畢躬厚士盛矣哉抑又聞之戰國將相咸推引賔
游中代獄牧不威延僚友濟濟多士所以成將軍之貴
俱量能拔實稱才任使圓行方止各盡其宜受委責成
誰不畢力至如走賤意庸人耳秋冬讀書終慙專學刀
筆爲吏竟闕異籌衡門衰素無所闗達薄宦輕資焉能

遠大自陽九遘屯天步難阻同彼貴仕溺於巨冦亟鄰危殆備踐薄冰今王道中興殷憂啟運獲存微命足為幸甚方欣飲啄是謂來蘇然皇鑾未及宛雒蕪曠四壁固三軍之餘長憂無半菽之産遨遊故人聊為借貸屬此樂土洵美忘歸切服高義慙謁門下明將軍隆以顔色二三士友假其餘論菅蒯不棄折簡賜留欲以鷄鶩廁鴛鴻於池沼將移瓦礫參金碧之聲價昔折脇遊秦忽逢盼採擔簦入趙便致留連今雖羈旅方之非遠丘林

之貴何用克堪但眇眇纖蘿憑喬松以自聳蠢蠢輕蚋託
驂尾而逺騖切不自涯願備下走且為腹背之毛脫充
嗚吠之數增勞改觀為幸巳多海不厭深山不讓高敢
布心腹惟將軍覽焉高祖得書甚加欽賞即日授記室參
軍及武帝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
知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援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
後魏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
文才儁偉下筆成章後至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李苗解鼓琴好文詠史牘之敏當世罕及後至通直散騎常侍

祖瑩為尚書三公郎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嘗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歎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俱佳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而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即云亦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爾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

城四面楚歌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
勰亦大悦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
吴子所屈
邢卲文章典麗既贍且速為著作佐郎深為領軍元乂
所禮乂新遷尚書令李神儁與袁翻在席乂令卲作謝
表須臾便就以示諸賔神儁曰邢卲此表足使袁公變
色
北齊孫搴為行臺郎以文才著稱時孫騰以宗情薦之

未被知也會武帝西討登風陵令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畧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搴自代帝引搴入帳自為搴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帝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

陸卬為中書侍郎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卬每兼官讌接在席賦詩援筆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

後周盧柔初為文帝從事中郎蘇綽掌機密時沙苑之

後大軍屢捷汝頴之間多舉兵来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随機報答皆合事宜
宗懔初仕梁為元帝荆州記室甞夕被召宿乃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帝歎美之
隋李德林初在北齊任城王湝薦德林於尚書令楊遵彦遵彦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後為高祖丞相府屬未幾而三方亂軍書羽檄朝夕塡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

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

杜正玄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畧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詞酧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悦久之會林邑獻白鸚䳇素促召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成章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有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歎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之也

唐岑文本性沈敏善屬文其父之象隋邯鄲令坐事不

得申文本詣司隸稱寃時年十四辭情甚切占對閑雅人皆異之令作蓮花賦下筆便就合臺嗟賞其父竟雪由是知名後為中書令

賀知章以秘書監歸晩年尤縱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

孫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為土火爐賦握翰即成辭理典贍日用

覽之駭然遂為忘年之交後為中書舍人

韓臯字仲聞父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臯為考功員外郎丁父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論譔滉之事業臯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德宗嘉之

張涉河中人早以經學為儒官嘗日試萬言故人呼為張萬言後至散騎常侍

冊府元龜卷八百五十